

美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及其运行机制研究

——基于哈佛大学与密歇根大学的案例分析

李子恒

温州大学教育学院, 浙江 温州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2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6日

摘要

在高等教育成本持续上升和财政资源约束不断增强的背景下, 如何构建多元、稳定且可持续的高校经费保障体系, 成为高等教育治理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约翰斯通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 以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大学为案例, 从政府财政投入、学费收入、社会捐赠、科研经费和投资收益等方面分析美国研究型大学经费来源及其运行机制。研究发现, 美国研究型大学已形成政府投入、学生及家庭成本分担、社会捐赠、竞争性科研资助和高校资产运营等多主体、多渠道参与的经费体系。多元化筹资不仅拓展了高校资源来源, 也增强了大学资源配置自主性, 为教学科研创新和长期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其中, 成熟的校友网络与捐赠机制、竞争性科研资助以及捐赠基金投资运营, 是高校提升资源动员能力和财务自主性的重要机制。同时, 多元化经费体系也存在明显局限: 高校财政资源仍受到政府政策和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 社会捐赠和科研资源有可能向高声誉、高实力高校进一步集中, 由此产生资源“马太效应”, 加剧不同高校之间的发展分化。研究认为, 美国高校经费多元化的核心并非单纯增加资金来源, 而是通过多元主体共同分担成本、市场与社会力量参与资源配置, 在增强大学自主性的同时建立相应的社会责任与问责机制。

关键词

美国高等教育, 研究型大学, 经费来源多元化, 成本分担, 美国研究型大学

Research on Diversification of Funding Sources and Operating Mechanisms in U.S. Higher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Harvard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Ziheng Li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ontinuously rising higher education costs and increasingly constrained fiscal resources, how to establish a diversified, stable, and sustainable funding system for higher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Based on Johnstone's theory of cost sharing in higher education, this study takes Harvard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s case studies and examines the funding sources and operating mechanisms of U.S. research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overnment financial support, tuition revenue, private donations, research funding, and investment return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U.S. research universities have developed a funding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takeholders and diverse funding channels, including government investment, cost sharing by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private donations, competitive research funding, and university asset management. Diversified funding not only broadens universities' resource bases but also enhances their autonomy in resource allocation, thereby providing important support for teaching,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long-term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mong these mechanisms, well-established alumni networks and donation systems, competitive research funding, and endowment investment and management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strengthening universities' capacity to mobilize resources and their financial autonomy. At the same time, the diversified funding system has significant limitations. Universities remain vulnerable to changes in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while private donations and research resources may become increasingly concentrated in institutions with higher academic reputation and stronger research capacity. This concentration can generate a "Matthew effect" i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xacerbate disparities in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essence of funding diversification in U.S. higher education lies not simply in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funding sources, but in establishing a system in which multiple stakeholders share the cost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market and social forces participate in resource allocation, while strengthening university autonomy alongside corresponding mechanism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Research Universities, Diversification of Funding Sources, Cost Sharing, U.S. Research Universitie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美国作为全球高等教育领域的佼佼者，其高等教育体系在长期发展进程中构建起了多元且成熟的经费来源模式，有力地支撑了高等教育的卓越发展与持续创新。依据美国学者约翰斯所提出的成本分担理论，高等教育具有公共收益与私人收益并存的双重属性。一方面，高等教育能够促进科技创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公民素质提升，具有明显的社会公共收益；另一方面，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人通常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以及社会地位提升[1]。由此看高等教育满足了包括国家、社会、家

庭及个人等多主体在内的多元收益主体。因此，高等教育具有公共性与私人性并存的复合属性，其成本应由政府、学生及其家庭以及社会其他受益主体共同分担。

本文选择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大学作为案例，主要考虑两校在办学性质、大学类型、科研实力和经费筹措模式方面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哈佛大学代表美国顶尖私立研究型大学，其经费来源较为依赖社会捐赠、捐赠基金投资收益、学费和科研经费；密歇根大学代表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在州政府财政支持基础上，通过学费、科研经费、捐赠、投资收益等渠道实现多元筹资。两校分别代表美国私立和公立研究型大学，其经费来源及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通过对两校经费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比较，有助于从不同办学体制和资源获取模式的视角，深入分析美国高校经费来源多元化的形成机制及其治理逻辑。

2. 美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分析

美国高等教育具有典型的多元举办特征，高等学校既可以由州政府等公共主体举办，也可以由私人组织、宗教团体、慈善机构及其他社会力量创办，由此形成了以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为主体的多元办学格局。与这种多元化的办学体制相适应，美国高等教育经费筹措也呈现出多主体参与、多渠道供给和市场机制广泛介入的特征。其经费来源并非单纯依赖政府或其他单一主体，而是在政府、学生及其家庭、社会组织、企业以及校友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基础上，形成的多元且相对稳定的经费保障体系。

2.1. 政府财政投入

美国政府在高等教育财政支持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对高等教育的支持主要通过联邦和州两个层面实现，二者在功能上具有明显差异。联邦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主要聚焦于两个关键领域：一是贫困学生资助，主要有佩尔助学金，旨在为低收入家庭学生提供教育支持，扩大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如 2024~2025 年度佩尔助学金的最高奖励金额为 7395 美元，有助于保障经济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2]；二是联邦政府的竞争性科研资助。此类经费并非针对高校日常办学运行的普遍性财政拨款，而是主要以科研项目、研究合同等竞争性资助形式投入，旨在支持高校在基础研究和前沿科技等领域开展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3]。因此，从经费使用性质和资金功能来看，联邦政府提供的竞争性科研资助应纳入高校科学研究经费收入进行考察，而不宜与保障高校日常运行的政府财政拨款混为一谈。

州政府在高等教育经费支持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尤其对建立在州政府主导或支持的州公立大学而言，州政府资金保证着公立院校的日常运营，确保公立高校能够维持较高的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以密歇根大学为例，根据表 1 数据，2021~2025 年密歇根大学获得的州教育拨款总体呈现稳步增长趋势，由 2021 年的 3.732 亿美元增长至 2025 年的 4.247 亿美元，累计增加 0.515 亿美元，增幅约为 13.8%。其增长趋势反映出，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虽然具有较强的自主筹资能力，并通过学费收入、联邦科研资助、社会捐赠、基金投资及经营性收入等多种渠道筹集办学资源，但州政府财政投入仍构成其经费保障体系的重要基础。而哈佛大学为私立大学，没有公立大学式的州政府财政拨款。

Table 1. State government appropriations f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Unit: millions of yuan)

表 1. 密歇根大学州政府财政投入(单位：百万元) [4]-[8]

项目	FY2021	FY2022	FY2023	FY2024	FY2025
州教育拨款	373.2	391.6	392.5	414.2	424.7

*数据来源：密歇根大学与哈佛大学官网年度财报。

综上，美国高等教育财政支持呈现出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分工协同的特点。联邦政府主要通过学生资助和竞争性科研项目提供专项支持，兼顾教育公平与科技创新；州政府则主要承担公立大学的基础性办学保障责任。二者共同构成政府支持与高校多元筹资相结合的经费体系，并因公立与私立大学举办属性不同而呈现差异化的经费结构。

2.2. 教育收入

这里所说的教育收入特指学费收入，美国高校较高的学费水平，是其学费收入能够成为重要经费来源的重要基础。与中国公立高校主要依靠相对标准化的学费收入不同，美国高校尤其是私立研究型大学具有较大的学费定价自主权，能够通过较高的学费水平获取较为可观的教育收入。疫情过后，美国大学学费重拾上涨态势。根据 U.S. News & World Report 基于年度调查数据，2026~2027 学年公立和私立大学的平均标价均比上一年有所上涨，629 所私立大学的平均学费和杂费上涨了约 3.5%。同样，在 378 所公立大学中，州内学生的学费和杂费上涨了约 2.8%，州外学生的学费和杂费上涨了约 2.9% [9]。

Table 2. Educational revenues breakdow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d Harvard University, 2021~2025 (Unit: millions of yuan)

表 2. 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大学 2021~2025 年教育收入明细(单位: 百万元) [10]-[14]

财年	密歇根大学 教育收入	密歇根大学 总收入汇总	密歇根大学 各财年学费占总 收入比重	哈佛大学 教育收入	哈佛大学 总收入汇总	哈佛大学 各财年学费占总 收入比重占比
FY2021	1480.8	14499.3	10.21%	888.3	18171.7	4.89%
FY2022	1586.1	10343.8	15.33%	1223.4	3301.8	37.05%
FY2023	1640.9	12659.5	12.96%	1331.6	6184.6	21.53%
FY2024	1704.9	14884.5	11.45%	1382.9	9238.7	14.97%
FY2025	1791.1	17090.7	10.48%	1438.7	11154.7	12.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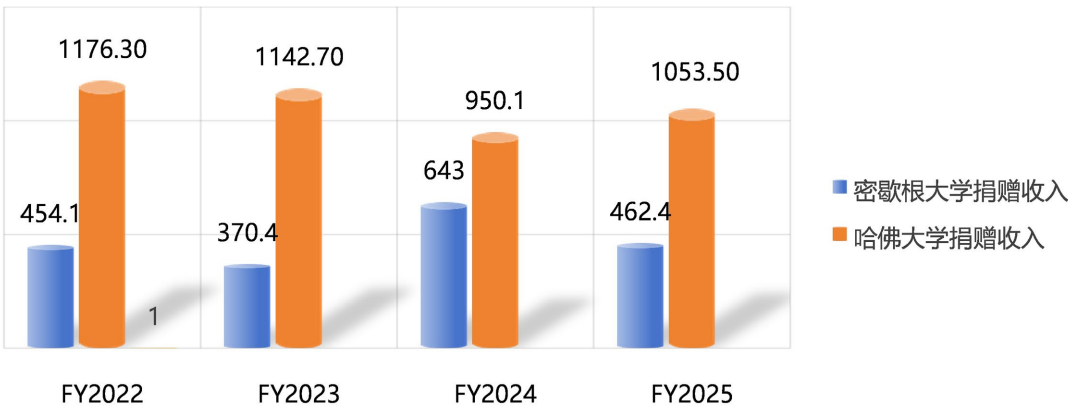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密歇根大学与哈佛大学官网年度财报。

美国大学学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虽因学校类型(公立/私立)而异，但依据表 2 密歇根大学与哈佛大学 2021~2025 年教育收入明细表明，即便两校筹资渠道多元且综合实力强劲，学费仍是其经费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收入规模来看，密歇根大学的教育收入由 2021 年的 14.808 亿美元增长至 2025 年的 17.911 亿美元，总体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哈佛大学的教育收入则由 2021 年的 8.883 亿美元增长至 2025 年的 14.387 亿美元，增长幅度更为明显。这表明，在美国高校经费来源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学费收入仍然是高校获取办学资源的重要渠道。学费在高等教育经费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约翰斯通提出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约翰斯通关于学费制度的研究认为，学费是实现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重要方式。高等教育能够为受教育者带来收入增长、就业机会改善和职业发展等私人收益。因此，在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办学成本不断攀升以及政府财政压力日益加大的背景下，由学生及其家庭承担部分高等教育成本具有一定的经济合理性。征收学费并非意味着政府退出高等教育领域，而是通过在政府与学生及其家庭之间重新配置教育成本，实现高等教育财政责任的合理分担[15]。需要指出的是，成本分担并非简单地将高等教育成本转嫁给学生及其家庭。为缓解学费上涨可能对高等教育机会公平造成的不利影响，美国高校普遍建立了较为多元的学生资助体系，尽管学费持续上涨，但美国大学为学生提供了多种经济支持途径，优秀学生能够申请经济援助、助学金或奖学金，以助力完成学业。

2.3. 捐赠收入

美国拥有源远流长的教育捐赠历史，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捐赠的高度重视与积极参与已成为其高等

教育发展的显著特色之一，其慈善捐赠所获收入逐渐在其总运营经费中占比提高。从图 1 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大学捐赠年度收入变化来看，两所高校的捐赠收入虽然存在一定波动，但整体上均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筹资能力。尤其是在 2022~2025 年间，哈佛大学年度捐赠收入整体显著高于密歇根大学，反映出顶尖私立研究型大学凭借其长期积累的学术声誉、校友网络和社会影响力，能够持续吸引校友、企业、基金会及其他社会主体向高校投入资金。如 2014 年哈佛大学收到其校史上金额最大的单笔捐款，陈启宗、陈乐宗兄弟通过家族基金“晨兴基金会”，向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捐赠 3.5 亿美元[16]。由此可见，捐赠收入不仅是高校经费的重要来源，更是衡量高校社会资源动员能力和自主筹资能力的重要体现。总体来看，教育捐赠的年度收入虽然会受到大型专项捐赠、经济环境和社会捐赠意愿等因素影响而产生波动，但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依托广泛的校友网络、良好的社会声誉以及成熟的捐赠基金运营机制，具有较强且持续的社会筹资能力。



*数据来源：密歇根大学与哈佛大学官网年度财报。

Figure 1. Donation revenues breakdow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d Harvard University, 2021~2025 (Unit: millions of yuan)
图 1. 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大学 2021~2025 年捐赠收入明细(单位：百万元)

2.4. 科学研究收入

科学研究经费收入在美国高校经费中占据重要地位，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都高度重视科研经费的获取。从经费来源结构来看，美国高校的科研经费主要包括政府科研拨款和非政府科研资助两大部分。其中，政府科研拨款，特别是联邦政府通过相关科研机构 and 项目提供的资助，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科研经费的重要来源。依据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年度财报统计，科研收入长期占据学校总收入约十分之一左右，是除学费、政府拨款、医疗收入等之外的重要经费来源。

以密歇根大学为例，如表 3 所示，2021~2025 年间，该校科研收入总体呈增长趋势，由 2021 年的 12.644 亿美元增长至 2025 年的 17.131 亿美元，五年间增长约 35.5%。从科研收入结构来看，政府科研收入始终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由 10.322 亿美元增长至 14.271 亿美元，其占科研收入的比重始终保持在 80% 以上。同样在表 4 之中，哈佛大学在 2021~2025 年间，政府科研收入占科研收入的比重保持在 64.6%~67.8% 之间，始终占据约三分之二的比例。这表明，无论是作为大型公立研究型大学还是顶尖的私立研究型大学，其科研活动高度依托政府科研资助体系，尤其是联邦政府及其他政府部门的科研拨款构成了其持续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经费基础。

非联邦科研收入主要为社会主体提供的科研资助，以及科研成果转化产生的相关收入。其中，高校可通过专利授权、技术许可、成果转让和承接企业委托科研项目等方式，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经济收益，进一步拓宽科研经费来源。美国高校与企业、产业园区及地方政府之间形成的产学研协同机制，为科研

成果转化和区域创新提供了重要平台，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高校的资源获取能力[17]。

Table 3. Breakdown of research revenue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21~2025 (Unit: millions of yuan)
表 3. 密歇根大学 2021~2025 年度科研收入明细(单位: 百万元) [3]-[7]

项目	FY2021	FY2022	FY2023	FY2024	FY2025
政府科研收入	1032.2	1107.4	1196.3	1349.5	1427.1
非政府科研收入	232.3	253.9	284.5	271.5	286.0
科研收入合计	1264.4	1361.3	1480.7	1621.0	1713.1
政府占科研收入比重	81.6%	81.3%	80.8%	83.3%	83.3%
非政府占科研收入比重	18.4%	18.7%	19.2%	16.7%	16.7%
总收入	14499.3	10343.8	12659.5	14884.5	17090.7
科研收入占总收入	8.7%	13.2%	11.7%	10.9%	10.0%

*数据来源：密歇根大学与哈佛大学官网年度财报。

Table 4. Breakdown of research revenues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21~2025 (Unit: millions of yuan)
表 4. 哈佛大学 2021~2025 年度科研收入明细(单位: 百万元) [9]-[13]

项目	FY2021	FY2022	FY2023	FY2024	FY2025
政府科研收入	625.1	642.1	676.2	686.4	628.6
非政府科研收入	301.7	333.6	349.5	326.2	344.7
科研收入合计	926.7	975.8	1025.7	1012.7	973.3
政府占科研收入比重	67.5%	65.8%	65.9%	67.8%	64.6%
非政府占科研收入比重	32.5%	34.2%	34.1%	32.2%	35.4%
总收入	18171.7	3301.8	6184.6	9238.7	11154.7
科研收入占总收入	5.1%	29.6%	16.6%	11.0%	8.7%

*数据来源：密歇根大学与哈佛大学官网年度财报。

2.5. 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是美国高水平大学多元化经费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部分顶尖私立研究型大学维持长期财务稳定和提升办学自主性的重要收入来源。与学费收入、政府拨款和科研经费等常规性收入不同，投资收益主要来源于大学捐赠基金及其他资产的投资运营。美国大学通常通过专业化的资产管理机构，将捐赠基金、一般运营资金等投入股票、债券、私募股权及其他金融资产，在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基础上，将部分投资收益用于支持学校的教学、科研和日常运行。

以哈佛大学为例，从表 5 中哈佛大学的投资收益情况来看，投资收入在学校整体收入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其中捐赠基金投资回报是哈佛大学投资收益的核心来源，2021~2025 年间，其投资回报分别为 128.327 亿美元、-9.420 亿美元、13.376 亿美元、44.830 亿美元和 58.319 亿美元，占全部投资收益的主要部分；一般运营账户投资回报则构成重要补充。与此同时，投资收益主要来源于已实现及未实现的公允价值变动，多数年份占比超过 80%，表明大学投资收益与资本市场表现密切相关，具有一定的波动性。美国大学的投资收益对教育运营经费意义重大。在资金上，能大幅增加教育经费总量，缓解政府拨款、学费收入受限带来的压力。教学科研方面，既优化教学资源，购置先进器材，又助力科研突破，吸引顶尖人才。保障学校可持续发展上，稳定师资队伍，推动校园建设。在提升教育公平性上，通过设立奖学

金助学金帮助困难学生，开展教育拓展项目促进社会教育资源均衡分配。

Table 5. Breakdown of investment revenues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21~2025 (Unit: millions of yuan)
表 5. 哈佛大学 2021~2025 年度投资收入明细(单位：百万元)

项目	FY2021	FY2022	FY2023	FY2024	FY2025
捐赠基金(Endowment)投资回报	12832.7	-942.0	1337.6	4483.0	5831.9
利息与股息收入	17.9	132.9	183.7	92.7	150.2
已实现及未实现公允价值变动	12814.8	-1074.9	1153.9	4390.3	5681.7
一般运营账户(GOA)投资回报	1532.4	-244.1	171.3	659.5	877.9
利息与股息收入	2.5	15.2	24.8	14.5	22.3
已实现及未实现公允价值变动	1529.9	-259.4	146.5	645.0	855.6
其他投资收入	15.9	21.6	43.3	48.5	53.1
全部投资回报合计	14381.0	-1164.5	1552.2	5191.1	6762.9
其中：公允价值变动占比	99.9%	114.2%	83.8%	96.9%	96.4%

*数据来源：哈佛大学官网年度财报。

2.6. 小结

通过对密歇根大学与哈佛大学经费来源及其结构的比较可以发现，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虽然在举办性质和资源禀赋方面存在差异，但均形成了政府支持与高校自主筹资相结合、多元收入来源相互补充的经费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布鲁斯·约翰斯通(D. Bruce Johnstone)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的基本思想。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美国高校经费来源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一方面，政府资金仍是高校经费的重要来源，其中州政府财政投入对公立大学具有较强的基础保障作用，联邦政府科研拨款则是公立和私立研究型大学科研经费的重要支撑，体现了政府对高等教育公共收益的成本承担；另一方面，学费、社会捐赠、科研收入、投资收益及经营性收入等共同拓展了高校的资金来源，体现了学生、社会组织、企业及高校自身等多元主体对高等教育成本的共同分担。美国高校高度重视科研能力和长期资产运营，通过竞争性科研资助、社会筹资以及捐赠基金投资等方式提升持续筹资能力，从而形成政府财政支持、受教育者成本分担、社会力量参与和高校自主筹资相结合的多元化经费保障机制。由此可见，美国研究型大学经费来源的多元化不仅是应对高等教育成本增长和财政压力的现实选择，也是约翰斯通成本分担理论在高校财政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3. 美国高等教育经费筹措与管理的优势与局限

通过对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大学经费来源及其结构的分析可以发现，美国研究型大学已经形成了政府财政投入、学费收入、社会捐赠、科研经费、投资收益以及经营性收入等多渠道并存的经费保障体系。多元化的筹资结构在增强高校资源获取能力、保障大学运行以及促进教学科研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美国高校经费高度依赖市场和社会资源，也使其面临收入波动、政治环境变化以及教育公平等方面的现实挑战。

3.1. 美国高等教育经费筹措与管理的优势

3.1.1. 多元筹资强化大学自治，提升高校资源配置自主性

美国高等教育制度历来就有自治传统，美国大学有很强的独立性，他们除了科研以外的绝大多数教

学活动的经费来源多样化,而且宪法保护其言论自由[18]。高校可以根据自身办学目的和发展战略,对不同来源的资金进行统筹配置,也能够降低高校对单一财政来源的依赖,并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增强大学办学自主权。传统的单一财政拨款模式容易使高校的办学活动受到政府财政能力和行政管理方式的较大影响,而美国研究型大学通过学费、科研经费、社会捐赠、捐赠基金投资收益以及社会服务收入等多种渠道获取办学资源,使高校能够在政府财政支持之外形成相对独立的资源供给体系。

从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案例来看,尽管两校分别属于私立和公立研究型大学,但均形成了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和较强的自主筹资能力。经费来源多元化不仅拓展了高校的资源基础,也增强了其依据发展战略统筹配置资源的能力,使高校能够根据学科建设、人才引进、科研创新和学生资助等需要灵活配置不同类型资金,并通过捐赠基金、科研经费和社会合作项目等支持长期性、基础性和创新性活动,从而为学术自主和办学自主提供重要支撑。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大学自治的核心并非脱离政府和社会监督,而是在权责相统一的基础上保障高校合理的自主决策空间。正如约翰·S·布鲁贝克(John S. Brubacher)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所论述,大学自治并非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权力,而是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前提下,大学依据自身学术属性对内部事务和学术事务进行自主决策的制度安排[19]。因此,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也意味着大学与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校友及公众等多元主体形成更加紧密的资源联系和社会关系。高校在获得多元资源的同时,也需要回应不同资助主体及社会公众的诉求,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与问责。

3.1.2. 成熟的校友网络与社会捐赠机制增强高校资源动员能力

社会捐赠是美国高等教育经费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区别于许多其他国家高校的重要筹资渠道之一。美国高校拥有较为悠久的历史教育慈善传统,并形成了以校友、企业、基金会和社会个人等为主体的多元捐赠体系。尤其是顶尖研究型大学,其长期积累的学术声誉、校友网络和社会影响力,为持续开展筹资活动提供了重要基础。

哈佛大学等私立研究型大学在这一方面表现尤为突出。高校通过校友会、基金会以及专门的大学发展部门开展长期筹资,将校友资源转化为学校发展的资金资源。在“大学-校友”共同体框架之下,校友捐赠本质上是校友对母校人才培养使命的认同与价值投入,是情感认同、信任关系转化为实际支持的结果。如哈佛大学从招生阶段即建立“准校友”沟通,入学前即发送个性化关怀邮件;在校期间通过“大校友”理念提升参与感,毕业生捐赠率显著高于无情感联结高校[20]。捐赠完成并不代表大学与校友捐赠者之间关系的结束,恰恰是双方深度、长期互动关系的新起点[21]。因此高校通过公开、透明地披露捐赠资金的筹集与使用情况,如通过学校网站公开年度财务报告、历年预算,捐赠人还可登录专有账户随时查询资金使用情况,以此接受公众和捐赠人的监督,不仅能够规范资金配置、提升财务治理水平,也有助于增强捐赠人的信任,从而形成良性的持续捐赠机制。

社会和校友捐赠不仅能够直接增加高校当期收入,还能够通过捐赠基金形成长期资产。高校可以将部分捐赠资金纳入捐赠基金进行投资运营,并通过投资收益持续支持教学、科研、学生资助和校园建设等活动。因此,捐赠与投资收益之间形成了“当期筹资-资本积累-长期收益-持续投入”的循环机制,使高校能够获得超越单年度财政收入的长期资源支持。

3.1.3. 竞争性科研经费促进资源配置效率与科研创新能力提升

科研经费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经费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突出特点在于科研资源较多通过竞争性项目进行配置。政府科研资助通常不是按照高校身份简单进行平均分配,而是依据科研项目的学术价值、研究团队能力、项目目标及评审结果进行资源配置。这种竞争性资助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将财政资源向具有较强科研能力和创新潜力的研究团队集中。此外,竞争性资助并非单纯强调“择优”,其背后还

依托规范、透明且灵活的科研经费管理机制。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为例,其通过明确的项目申报、同行评审、筛选决策和过程监督等环节,保障科研资源配置的科学性与公正性,同时根据社会需求和科技发展及时调整资助重点。这种机制既提高了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也增强了高校科研活动对学术共同体和社会需求的回应能力[22]。

总体而言,竞争性科研经费通过“择优资助”和规范化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将有限的科研资源更多配置到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研究团队,有助于提高财政科研资金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同时,公开透明的评审机制和动态灵活的资助方式,也能够形成一定的科研竞争与激励机制,促使高校和科研人员持续提升科研质量与创新能力。因此,竞争性科研资助不仅是美国研究型大学获取科研资源的重要渠道,也是推动高校科研创新和提升整体学术竞争力的重要制度机制。

3.2. 美国高等教育经费筹措与管理的局限

3.2.1. 高等教育财政资源配置容易受到政治环境变化影响

美国高等教育虽然具有较高度度的大学自治,但高校经费来源中仍然存在较强的政府因素,因此难以完全避免政治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公立大学,其州政府财政拨款与州政府财政状况、公共政策和政治决策具有较强联系。当州政府财政收入下降或公共财政政策发生变化时,公立高校可能面临财政拨款减少的压力。

近年来,特朗普政府对联邦教育体系的调整进一步凸显了高校经费体系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推动削减教育领域联邦支出,并提出取消美国教育部,这不仅可能改变联邦教育经费的规模和分配方式,也使高校难以形成稳定、可预期的长期资金预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哈佛大学一直是特朗普政府重点施压的对象之一,特朗普试图利用联邦政府对科研经费的控制权,推动其所批评的精英大学进行改革[23]。这一做法表明,联邦科研经费不仅具有资源配置功能,也可能成为政府影响高校治理和政策取向的重要工具。对于高度依赖联邦科研资助的研究型大学而言,政府政策方向的变化可能直接影响科研项目、人才聘用和长期学术规划,从而加剧高校资源配置和战略发展的不确定性。由此可见,即使美国高校具有较高的办学自主权和多元化筹资能力,其资源配置仍难以完全脱离政治环境,大学财政自主性与政府政策影响之间始终存在一定张力。

美国高校经费来源的多元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高校的财政韧性,但联邦科研拨款、政府合同等公共财政资源仍然具有重要作用。当政治环境、政府治理理念及公共政策发生变化时,政府对高校财政资源的配置方式也可能随之调整,从而影响高校的科研活动、组织治理和发展战略。因此,高等教育财政资源配置并非完全独立于政治环境,而是具有较强的政策敏感性和政治关联性。

3.2.2. 经费来源差异可能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机会与发展不平等

美国高等教育经费体系最值得关注的局限之一,是多元化筹资模式可能产生明显的资源分化效应。不同高校在办学层次、学术声誉、校友规模、科研能力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存在差异,而这些因素又直接影响其获取社会捐赠、科研经费和投资收益的能力。

顶尖研究型大学由于拥有较强的品牌效应和校友资源,更容易吸引大额社会捐赠,并通过庞大的捐赠基金获得长期投资收益;与此同时,其较强的科研能力又使其更容易获得政府竞争性科研经费。社会捐赠因而并非简单发挥“雪中送炭”的救济功能,而更多表现为对具有较强发展实力和潜力高校的倾斜性支持,使优势高校获得更多发展机会、资源平台和战略空间。这种“优者更易获资、获资后进一步增强优势”的机制,容易形成“高声誉-高筹资能力-高资源投入-高学术产出-进一步提升声誉”的循环,并产生明显的资源马太效应[24]。

相比之下,资源基础较弱的高校在筹资过程中处于相对不利地位。其校友捐赠规模较小、捐赠基金

资产有限,科研团队获得大型竞争性项目的能力也相对不足,从而进一步限制了其教学科研资源的积累。

4. 研究结论与局限

本文基于高等教育财政理论,采用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大学两个美国典型高校案例,对美国高校经费来源及其治理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美国研究型大学经费体系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竞争性和自主性特征,其本质是政府、学生及家庭、社会组织、企业、校友以及高校自身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和资源供给的结果。

总体来看,经费来源多元化是增强大学财政自主性和办学自主性的重要基础。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大学虽然分别属于私立和公立大学,但均形成了政府财政、学费、社会捐赠、科研经费、投资收益及经营性收入等多渠道并存的经费结构,使高校能够降低对单一资金主体的依赖,并依据自身发展战略统筹配置资源,为学科建设、人才引进、科研创新和学生资助提供更加灵活的资金保障。与此同时,多元化经费来源为大学提供了更大的战略自主空间,尤其是社会捐赠和捐赠基金投资收益能够支持长期性、基础性和高风险学术活动,为学术自由和持续创新提供物质基础。但大学自治并非脱离社会的绝对自主,高校在获得政府、企业、校友、基金会及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资源的同时,也需要回应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通过财务公开、捐赠资金管理和科研经费监督等机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多元筹资并不能完全消除高校对政府的依赖,政府财政状况、公共政策及政治环境变化仍可能影响高校资源获取和长期发展规划。因此,美国高校经费体系本质上是在“多元筹资-大学自治-社会问责-政府监管”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最后,本文主要选取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大学两所具有代表性的美国研究型大学进行案例分析,虽然两校分别代表美国私立和公立研究型大学,但其办学层次、资源禀赋和社会影响力均处于美国高校较高水平,因而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受到样本代表性的限制,难以完全反映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美国高校的经费筹措状况。与此同时,本文主要从政府财政投入、学费收入、社会捐赠、科研经费和投资收益等方面分析美国高校经费来源及其运行机制,对不同收入来源之间的互动关系、经费配置效率以及风险治理机制的讨论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此外,特朗普政府教育政策变化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尚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相关政策对高校财政、科研和大学治理的实际影响仍需要持续观察。未来研究可扩大美国高校案例范围,纳入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和不同办学性质的高校进行比较,并进一步关注经济周期、政治环境、资本市场变化以及捐赠文化等外部因素对高校经费筹措的影响,从而更加全面地揭示美国高等教育经费多元化的运行机制及其长期治理特征。

参考文献

- [1] Johnstone, D.B. and Marcucci, P.N. (2010) *Financing Higher Education Worldwide: Who Pays? Who Should Pa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2] Wikipedia Contributors (2024) Pell Gran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ll_Grant
- [3] 杨九斌. 美国大学游说嬗变: 大学游说与联邦学术专款的发展[J]. 现代大学教育, 2018(4): 77-84.
- [4]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21) FY 2021 Complete Financial Statements. <https://2021.annualreport.umich.edu/uploads/fy21-complete-financial-statements.pdf>
- [5]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22) FY 2022 Complete Financial Statements. <https://2022.annualreport.umich.edu/uploads/fy22-complete-financial-statements.pdf>
- [6]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23) FY 2023 Complete Financial Statements. <https://2023.annualreport.umich.edu/uploads/fy23-complete-financial-statements.pdf>
- [7]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24) FY 2024 Complete Financial Statements. <https://2024.annualreport.umich.edu/uploads/fy24-complete-financial-statements.pdf>
- [8]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25) FY 2025 Complete Financial Statements.

- <https://2025.annualreport.umich.edu/uploads/fy25-complete-financial-statements.pdf>
- [9] U.S. News & World Report (2026) See the Average College Tuition in 2026-2027. https://www.usnews.com/education/best-colleges/paying-for-college/articles/paying-for-college-info-graphic?utm_source=chatgpt.com
- [10] Harvard University (2021) Financial Report—Fiscal Year 2021. Harvard University Financial Report FY 2021.
- [11] Harvard University (2022) Financial Report—Fiscal Year 2022. Harvard University Financial Report FY 2022.
- [12] Harvard University (2023) Financial Report—Fiscal Year 2023. Harvard University Financial Report FY 2023.
- [13] Harvard University (2024) Financial Report—Fiscal Year 2024. Harvard University Financial Report FY 2024.
- [14] Harvard University (2025) Financial Report—Fiscal Year 2025. Harvard University Financial Report FY 2025.
- [15] Johnstone, D.B. (1992) Tuition Fees. In: Clark, B.R. and Neave, G., Eds., *The Encyclopedia of Higher Education*, Vol. 2, Pergamon Press, 1501-1509.
- [16] The Harvard Gazette (2014) \$350M Gift to Tackle Public Health Challenges. <https://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14/09/largest-gift-to-harvard/>
- [17] 张宇昊, 邓巧明, 刘宇波. 高校科研空间布局与科研成果产出的关联性研究——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例[J]. 南方建筑, 2025(12): 88-96.
- [18] [美]德里克·博克. 美国高等教育[M]. 乔佳义, 编译. 北京: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1.
- [19] [美]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 等,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 [20] 杨维东, 祝军. 高校分类募捐策略分析: 美国大学的经验与启示[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2, 43(6): 48-55.
- [21] 张赫. 校友调查和校友捐赠的国际比较研究: 基于“大学-校友”共同体[D]: [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 [22] 贾毓洁, 叶继元. 近十年美国社会科学资助体系建设分析及启示[J]. 甘肃社会科学, 2025(3): 168-178.
- [23] Binkley, C. (2025) Trump Administration will Appeal Judge's Order Reversing Federal Funding Cuts at Harvard. <https://apnews.com/article/harvard-trump-funding-appeal-f6527ccd3dbcef343158a4912c99c976>
- [24] 傅松涛. 社会捐赠: 美国高等教育的生态性公平机制[J]. 比较教育研究, 2012, 34(1): 72-77.